

养花记

□南京 曹冬云

儿时,每到春回大地,开满桃花、杏花、梨花的老树下,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嬉戏的乐园。花香染衣、落瓣沾发都是快意,但花粉落在脸上痒痒的感觉难以忍受,总也忍不住挠几下,童稚的面颊上就留下了春天才有的癣,母亲说是桃花癣,管它什么癣,摘几枝杏花或桃花握在手里,让花香与鼻纠缠,要么摘下一两朵插在发辫上,便觉美若天仙。我想,这就是最初对花的喜欢吧。

在一本书上读过,说喜欢花就会摘下它,而爱花就不会去摘它,只会种养起来。而我从喜欢花到爱花整整虚度了二十余年,二十余年里我从不曾想过自己种花养花。结婚以后,多数都是买回鲜切花插在花瓶里,花焉了就弃之,隔天再买,为此,母亲说浪费钱,数落我不会过日子。而我却自顾自地满足喜欢花的内心需求,细想实则懒而已,更未到种花爱花的境界。

我想我的父亲是爱花的。记得初二暑假的一天,我去父亲办公室找他,门开着,哇噻!桌上和地上摆满了各种花卉,尤其吸引我目光的是办公桌上几盆盛开着橘红色花朵的君子兰,娇艳、明媚,阳光透窗照在花叶上,花朵散发出橘色光芒,显

得骄傲美丽。父亲见我格外开心,很热心地向我介绍我不认识的花草,言行神情里却有着一份戒备,生怕我摘了他的花。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他们单位有着中俄混血的大学生顾远。我望着美丽盛开的君子兰,喜欢油然而生,忍不住抱起一盆花说:“爸爸我喜欢,送我一盆。”说着就往门外奔。“放下!”父亲一声厉喝,吓我一跳,驻足回首,见父亲板个脸,一副吝啬与严厉模样,“你又不会养花,给我养死了怎么办。”向来对我慈爱慷慨的父亲竟然因为一盆花对我大声呵斥,心中委屈,泪水瞬间涌上眼眶。顾远忙说:“上回县长书记来问你爸要君子兰都没要到。”言外之意我也别想了。怯怯地望着父亲,带着一丝怨气很不情愿地将盆花重重地放回原处,见父亲赶紧小心翼翼地将有点歪斜的花叶扶正,看花的眼神都充满了温柔与爱恋,全然没有了刚才对我的凶神恶煞,心里不免酸涩,明白要花是没指望了,再说要真的让我养,说不定真会养死了。于是,心情郁郁离开了那个不属于我却根植于父亲精神世界的花园。

时隔数年,下班的路上,偶遇一老妪推着板车卖花,望着那一车葱翠、繁花盛开的草木,怦然心动。一车的花卉,唯有一盆开着白色小巧

的花我不认识,问卖花人这是什么花,她说是茉莉花。“啊,这就是茉莉花!”我的惊讶让卖花人怔在那里,心底倏然传来“好一朵茉莉花……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……”的歌曲来。儿时母亲唱给我们听的美妙歌谣再次萦绕耳畔,那时并不能体会母亲思念家乡、思念父母的乡愁,而这首歌却深深种在了记忆里。早闻花名未见其容,如今一见,似故友重逢欣喜万分!捧回家,开始精心侍弄,浇水、施肥、培土、拭叶、修枝、拍照,一日数次观赏不够,沉醉于它清幽宜人的香氛中,贪恋它洁白玲珑的花形,捡拾零落的花瓣风干装入案几上的青瓷香炉里,这是我养护的第一盆花。

后来,家里的阳台、厅堂多了各种美丽的花草,从喜欢花摘下到亲自养护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。养花,让心态变得平和安宁,让生活的琐碎与不称意都在侍弄花草时变得云淡风轻,更有了日日期盼。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:“赏花观草是无用之事,但有了它们,才觉得生活有意思。”养花,养的是一份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和对寻常生活的热爱,是内心深处的慰藉。每每凝望,眼里尽是父亲满屋的花容绿貌,我终于理解父亲了。

飘扬的咸鱼

□辽宁大连 王忆

秋风起,晾咸鱼。沿海城市的很多地方犹如旗帜般飘扬着咸鱼,到处弥漫一股股淡淡的咸腥。此时,总能想起祖母和她的咸鱼来,鲜亮而味美。

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海边,虽说平日里可以鱼虾不断,却仅限于春夏秋三季,冬季里海冻,很难吃到鲜鱼。于是,秋季里备好的小黄花鱼、牛舌板、小偏口之类的咸鱼便成了寒冷日子里最为合适、可口的海鲜了,无论是煎蒸烤炖,都是极好的下饭菜。

每年一入秋,祖母便开始了她的晾晒咸鱼工作。往往都是渔船靠岸,一番忙乎过后,祖母便去捡人家不要的小鱼虾,或是花很少的钱

买下一堆处理品。回家后,挑出其中完整、品相较好的,仔细收拾一番,开肠破肚,清洗干净,撒上盐腌制一段时间,然后再摆在几个大圆平筐里晾晒。有时我去海边钓鱼,赶上哪天收获颇多时,祖母也会把一些鱼做成咸鱼保存。

晾晒中,祖母总是会静静地坐在几个圆筐中间,两手不闲着,在秋风里驱赶苍蝇,翻弄着咸鱼,瘦小的身子在秋阳下忙碌很长时间……待到筐里的鱼晒得稍微硬实点了,祖母再用细绳子将它们一一穿成串,悬挂在院子的风口且有日光处,像一嘟噜风铃似的,漂亮而独特地飘扬着。慢慢的,小咸鱼们就在那一晃儿一晃儿的摇曳中,一点点变成了

咸鱼干。完全干透的咸鱼,祖母会认真仔细地将它们各自分好类,捆扎起来,挂在房梁的篮子里或放在一口小缸里,除了要拿出一些送给亲戚外,大部分都上了我们的饭桌。

对于咸鱼的做法,祖母不会太多,就是用最简单的油煎、烧烤和蒸,且每次做的咸鱼都不是大杂烩,吃哪样的咸鱼都有她的独特讲究,小偏口鱼需要油煎、鲈鱼和萝卜干搭配、黄花鱼在灶底烧烤……在那个冬季里充斥着白菜萝卜土豆的平淡菜肴中,祖母的咸鱼调剂了我们的口味,成了最好的美食。

很多年过去,每次吃咸鱼都会想起当年院子里的咸鱼,还有祖母为此所付出的辛劳。

秋日拾柴去

□天津 刘瑜

柴米油盐酱醋茶,开门七件事,柴居首位,足见其重要性。而出生农村的我,对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在我的赣西老家,虽然烧火做饭已用蜂窝煤,但柴仍是家家户户过冬必不可少。那时没有电暖器,冬天的取暖方式就是全家人围着火塘,烧柴烤火,也顺便熏腊肉。为此,在寒冬来临之前,往柴房里堆满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,好像仓中有粮,心才不慌。

每年秋天,上山拾柴是件大事。少时,我曾随祖父祖母上山拾柴。

祖母往往带我去拾山上的枯叶,尤其是松树的落叶。祖母说,干燥的松叶一点就着,是最好的引火材料。那时,家门口对面山上栽着几行松树。每到深秋,松树脚下就铺满厚厚的松叶,还零零散散地躺着一些松果。我和祖母拿着小钉耙和麻袋,上山拾柴去。松树的叶子细细长长,好像野猪的鬃毛,难怪

祖母管“拾松叶”叫“纳鬃毛”。将小耙子往地面蓬松的松叶层一勾,就能轻松把它们刮起。松果也是很好的柴,当然也要一并收入囊中。没过多久,麻袋就变得鼓鼓囊囊,像极了软绵绵的大枕头。我和祖母驮着这个“大枕头”,欢欢喜喜回家去。

如果将引火柴比喻成餐前甜点的话,那正餐必须是实打实的木柴了。我和祖父上山拾的就是木柴。木柴包括树枝和树根。秋天的山林总能找到一些干枯的树。对于枯萎的树枝,可以砍下当柴烧。偶尔遇见一整棵树都已奄奄一息,便可全株伐下,不怕麻烦的话还能刨出树根。

大多时候祖父都是去砍柴,而我最喜欢帮祖父找枯树了。找到合适的树木,祖父便将麻绳铺展在地上,用柴刀将枯萎的树枝砍下来,又将砍下的枝条劈成长度差不多的木柴,摆成堆,用麻绳环绕捆扎。选一根粗细相当的树枝,砍去侧枝,留下主干,插在两捆木柴中,就是一根挑柴的扁担。

祖父偶尔也去刨一个树根。刨树根是个力气活,树的根须像无数只小手紧紧抓住大地的泥土,想要将它们分开,实在不容易。祖父挥汗如雨地刨着树根,我便守在旁边静静观看,脑子里却天马行空地思索着这个树根像什么动物呢。随着祖父手中的锄头一次次扬起,又一次次落下,他慢慢陷入树根周围的土坑,树根也渐渐露出更多的面貌。过了不知多久,一个完整的树根终于被刨了出来。祖父一边扯着后脖颈上的毛巾擦汗,一边笑盈盈地说:“大年三十就烧这个树根,除夕的火烧得旺,来年日子也一定旺!”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。”又到万物收敛的秋季,家乡的山岭定又有许多柴火可拾了吧?

虽然如今再也无需拾柴、烧柴过冬,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珍贵的岁月。每当回忆袭过心头,我就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小女孩,踏着秋风,欢欢喜喜跟在祖父祖母身后,上山拾柴去。

一路骑行

□南京 刘月雄

我在旅途中遇见某老,1954年生人,已届古稀,跨上单车骑行时,头盔和眼镜遮住了岁月风霜,贴身骑行服勾勒出矫健身形,仿若青春不羁的突围。

说起来,他有不同于多数老人的梦想,看朋友圈,果然,他梦想的轮子到处骑行。游玩武功山,赏尽高山草甸云海日出,接下来转场长沙,沿湘江大堤,骑过橘子洲头,在岳麓山上穿梭,次日清晨,又在浏阳河岸边骑行,偶遇当地小骑士,竟被男孩领着骑破风,意气飞扬,岸边紫薇花都为之喝彩盛放。随后,他又载着一路风尘前往黄鹤楼,穿行在武汉长江大桥车流中。

退休后的他就这样向远而行,乐此不疲。2015年一个人骑车环长三角,2016年在新疆四次攀越终年不化的雪山,2017年骑行川藏线翻过座座高山,2018年独自环青海湖,2019年从西安到成都翻越秦岭,还从南京到过北京、厦门,数次往返皖南、浙西,背负重装去大山探险……

十年前他从厂里退下来时,不想让身体跟着退休,开始了骑车远行。从此,一路与蓝天白云为伴,与花草树木为友,可见连绵的山、蜿蜒的河、飞舞的蝶和盛开的花,无所拘束地在天地间追逐,听风儿在耳旁“叫嚣”,快乐得要飞起。更别提骑到山顶,甩着汗水喘着粗气的兴奋,像灌了酒似的令人沉醉。犹记得在新疆独库公路,五百多公里长蜿蜒穿越雪山、峡谷、湖泊、高原和草原的路上,他搭着重重的装备,穿行巴音布鲁克大草原,转过急弯陡坡,骑过四道雪达坂(山垭口),海拔都在两千七百米以上。他说,登第一座雪山的日期,正是爱孙九岁生日,几天后又

秋天的欢喜

□福建福州 吴明松

在故乡,秋天的欢喜是“敲”下来的。

周末,一家人回到老屋。趁没有开饭,我带着孩子,一阵风似的上了后山,那里是我小时候的乐园。刚到半山腰,就见酸枣树像忠于职守的卫兵,把“脚跟”倔强地扎在不肥沃的土壤里。

“爸,快看,好多酸枣啊!”循声望去,一个个喜庆的“胖小子”红着脸,攀在枝头,咧嘴笑呢。我递过去一根竹竿,一双儿女就你争我夺地敲起了枝干。酸枣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枝头,落入大地母亲的怀抱。我捡起一颗尝了尝,酸甜适宜,清脆可口,仍旧是童年的味道。故乡的秋,对我这样的游子总是慷慨的。

刚装满一篮子,孩子们便“喜新厌旧”起来,他们呼喊着,冲向了不远处的板栗园。枝头,圆鼓鼓的板栗穿着长满小刺的衣裳,像是披着坚不可摧的铠甲。孩子们急不可耐地举着长竿敲打着,栗子便“簌簌”地掉落下来,乖乖地成了秋天的“俘虏”。下山途中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该如何分配“战利品”:这是给奶奶的,那是给外公的……充满稚气的声

是自己的生日,必须得骑上顶,送给孙子和自己特别的礼物。那分明是他不服输于岁月老去而攀越的人生高峰,青春的挑战绵延于前,怎不斗志昂扬,全力以赴?

他常参加比赛并获奖,车轮在他愈发意气风发的蹂躏中,碾过风沙碎石,碾过山峦重叠,也碾过岁月晨昏。

没想到,2021年7月的一次比赛,线路不长,他竟然感觉很吃力,其后身体越来越乏力,人也没精神。经过多次检查,确诊为神经内分泌瘤且已扩散,此时的他很虚弱,走路无力,体重下降迅速。人生最陡峭冰寒的山峰矗立在前,迷茫时分,曾经抵达的山头,看到的风景,遇见的人,电视剧般在脑海播放。多年骑行让他有更多生活的体悟与自信:人不能被生活所选择,但任何时候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。他不能被疾病捆住手脚,决心与之一搏。11月初他入院治疗,为制止癌细胞扩散,加大剂量的化疗,化疗后的过量反应,吐到身心的虚脱和没完没了的疼痛,都被他强忍吞咽,连同所需的营养补给。反复化疗,趁着每段疗程末,情况有所好转,他会同老伴出去看风景。正是秋天,去江边看芦花,银杏大道看落叶,中山植物园看红叶,中山陵看飘雪……

“只有真正心热爱与英雄主义的人,才能踏过生命中荒莽的广袤的一毛不拔的沙漠,然后最终在天亮之前抵达绿洲边缘”。待他不辞辛苦翻过山,已然春暖花开,青春的热爱又在他脚下伸展。在云南洱海边,他路遇一独腿骑士,从千里之外的河南骑到云南,两人笑着合影留念,互相鼓劲后,各自一路骑行,又向着青春的下个绿洲……

我也要给城里的老乡带去秋天山野的馈赠,我在心中默念着。这些不起眼的家伙们,可都承载着家乡绵长悠远的味道,寄托着对朋友最真挚的祝福呢。

回到老房子,已近黄昏,金色的余晖抚摸着静默的山野和炊烟袅袅的村庄,慈祥勤快的母亲早已摘下藤架上的饭豆,和着香米一起蒸煮。另一侧的铁锅中,金黄色的板栗与醇香的鸡肉亲密缠绕,彼此成就,氤氲的香气勾起了大家腹中的“馋虫”。我夹一颗饭豆细细咀嚼,粉嫩爽脆,清香诱人,妻子则热衷于板栗的香甜软糯,母亲却不怎么动筷,只是乐呵呵地看着。秋天的餐桌,让食客们的精神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慰藉与熨帖。

第二天离家时,我的车后厢如母亲秋收的篮子,盛满了各种爱的礼物。酸枣、豆荚、板栗、饭豆……它们挤挤挨挨,热热闹闹地凑在一起,像极了小时候围在灶台前,喧闹着等待母亲美食的儿女们。

那一回,我们“敲”下了秋天的欢喜,带走了浓郁的乡情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7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